

食事

腊月薯粉飘香

□苏国钦

进入腊月,喜事开始“扎堆”。前几天,朋友的儿子结婚,我去帮忙操办,无意间,品尝到一道久违的家乡传统美食——“捲薯粉”。

“捲薯粉”又名“茨薯粉”,和本地人熟悉的地瓜粉团、地瓜粉粿、地瓜丸等食物用料相同,制作“捲薯粉”的主要食材也是地瓜粉。依照传统的做法,做这道菜前得进行一番备料,首先把地瓜粉倒入盆里,然后加水调和成粉浆,再撒入适量的盐进行调味。另外还要准备一些配料,比如红萝卜丝、香菇丁、芹菜末、蒜泥或炒熟的花生米。秋冬时节正值虾蟹上市,一些人家还会在制作“捲薯粉”时添加一些蟹肉或虾肉。

烹煮“捲薯粉”时可不能徒手,需要使

用一种特制的工具,它是用木头做成,外形类似锤子,因此也被叫作“薯粉锤”。以前家里大人会先把灶膛里的柴火烧旺,再倒油加热,接着撒一把葱花炒香,又往锅里倒入调好的地瓜粉浆,才拿着“薯粉锤”开始沿着锅边顺时针搅拌。这个动作做起来挺费劲,不仅要使劲,腰部也得跟着发力。而这个用力搅拌地瓜粉浆,让其受热均匀、凝结成团的过程,用闽南语概括就是一个“捲”字。大人们“捲薯粉”时,孩子们都会跑来凑热闹,如同看比赛一样,随着“薯粉锤”的搅动节奏,在一旁拍手喊加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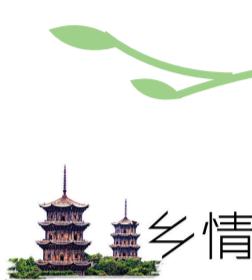
逢年过节,需要煮一大锅“捲薯粉”,一个人完成不了,就得几个人轮流上阵。其中一个人拿“薯粉锤”搅拌锅里的地瓜

粉浆,另外三个人在旁边打下手,随时准备顶上。搅拌的同时,还要留意锅里的食材变化,及时加水,以防烧焦。待地瓜粉浆渐渐凝结成团,直至变成半透明的质地,才可以加入提前备好的荤素配料。因为需要一家人合作完成,年节时吃的“捲薯粉”,还被赋予了“团圆”的美好寓意。

随着“薯粉锤”不停搅动,地瓜粉团将各种配料纳入其中,质地变得愈加有弹性,“捲薯粉”就算做好了。趁热舀一勺盛入碗里,直接吃或搭配卤肉与海蛎煎同食,皆很美味。地瓜粉团的滑、花生米的脆、海蛎的鲜和卤肉的香,各种滋味在口中交融,一点也不冲突,反倒让人吃完回味无穷。

腊八过后,年兜就近了,最近家里人

又把早前晒好的地瓜粉拿出来,准备制作“捲薯粉”了。对现在的孩子们来说,过节回老家参与制作“捲薯粉”,更像是体验一项有趣的民俗活动,他们经常围在灶台边,看着大人们挥舞“薯粉锤”,有的人伸手帮忙递配料,有的人被热气熏得往后退,也有的人不停问这问那,好奇这种食物的做法和来历,等锅里的粉浆终于凝结,孩子们又会捧着小碗,在灶台边排队,一群人的目光都直勾勾地盯着锅里冒着热气的“捲薯粉”。长辈们盛上满满一勺,撒上几粒花生米,孩子们接过碗便迫不及待地品尝,烫得直呼气也舍不得停下来。屋里满是碗筷碰撞的声响和孩子们的欢声笑语,腊月也就在这样的烟火气中,渐渐变得热闹起来。



村口古井

□张分明

周末回乡,听母亲念叨弟弟家“水塔”的止水阀坏了,白花花的水漫出来流了一地,老人家心疼得直叹气。这话入耳,我心里蓦地漾起一阵涟漪,那口伫立在村口的古井,又清晰地浮现脑海中。

早年间,闽南乡下不仅没有自来水,连“水塔”都很少见。就像在我老家,过去几乎家家户户的生活用水都得从那口古井里取。那时古井周围总是十分热闹,清晨,大人们会用扁担挑着水桶来取井水回去做饭,有些孩子们也跟着来,掬一把井水洗脸,好让自己打起精神,去上学就不犯困了。古井边挑水的人来来往往,脚步声、说话声、水桶碰撞声混在一起,成了村里最寻常的晨曲。

井边还立着一个花岗岩凿成的水槽,槽面已经磨得光滑,平时准备做饭的晌午或傍晚,水槽边也经常挤满了人,大家纷纷把刚从地里刨出的地瓜、芋头或是青菜放在槽里,再用井水细细搓洗。泥沙顺着水流进旁边的排水沟,泥土混合

蔬菜的独特味道,也会在空气里慢慢飘散开。

我年少时经常被母亲差遣去打井水,有时为了浇灌菜地,需要的水多,我还得来往古井跑好几趟。那时我的力气不大,每次只能把水桶系上绳子,垂到井里取半桶水,使劲提上来,等汇集成一桶水,再提回家倒进水缸里。有时见我一趟趟地提水,在井边洗衣服的阿婆还会笑着夸一句:“后生仔,力气真不小啊。”

古井边的热闹场景,也随着四季变化而变化。比如冬季午后的阳光最暖和,

以前我时常和伙伴们一起溜到古井边,

合力提上一大桶井水,再把脚丫泡进水里。

此时的井水被日头晒得温热,与皮肤

接触也不觉得凉,反倒像有一股温润的

暖意,能从脚底直窜到心窝。到了夏季,

夜里热得睡不着,有些大人会带着孩子

来井边纳凉,等夜深了,再拎着一桶井水

回去冲红砖地板,凉意顺着砖缝漫开,

屋里的闷热也很快一扫而空。



也不是为了煮饭做菜,更多的是用井水浇灌门前的花草和菜苗,或是冲洗些不怕磕碰的农具。我很好奇这口古井是何时挖的?母亲想了半天,也说不清年代,只说打祖辈记事起就有了。而没人考究过具体年份的古井,纵使不再承担起全村的饮水重任,仍像过去一样,一直守着这个村子,默默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人。



兰香伴流年

□翟长付

刚搬进新房的那一年,阳台上没有任何装饰物,显得空荡荡。有次看见邻居家摆满盆栽的阳台,我也萌生了养花的想法。

一天晚上,刚好看见业主群里大家聊起养花草的话题,我赶紧插了一句:“有没有不需要精心照料的花?想买一盆来养。”怎料隔天一早,十九层的邻居便送来一株盆栽。他跟我介绍这盆栽的名字叫“春兰”,又说这花无需费心照

料,浇水频率也不高,平时摆在屋里,隔段时间再挪到阳台透气就行。早就听闻兰花与梅、竹、菊并称为“四君子”,没想到竟能以这样的方式,与一株兰花结缘,我当下连声向邻居道谢,开心收下了这份礼物。

虽说好养活,我仍格外宝贝这盆春兰,每天没事就凑近观察它,不时还拿布擦拭叶子。一旦发现有叶子变黄,就赶紧拿剪刀修剪,一番精心料理下,春兰的叶子越长越高,枝上还冒出一些新叶。只是迟迟不见花苞绽放,让我等得有些着急。

正如明代诗人李日华所写的《画兰》:

“懊恨幽兰强主张,花开不与我商量。鼻端触着成消受,着意寻香又不香。”

去年腊月出差回到家,我惊喜地发现,那盆春兰终于开花了,几朵淡黄色的花朵,

静静地绽放在绿叶中间,素净淡雅,幽香若有若无,不张扬,却沁人心脾。

后来有天去维修电动车,正巧修车铺旁新开了一间花店,我一下就被店门

校,我和妻子也会每天中午做好饭菜送到学校门口,看着她吃完才放心离开。直到去年报考了省外的大学,要到几百公里外的城市生活,她才真正尝到了离家的滋味。好在这五个月里,女儿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,懂得了如何打理自己的生活,每次视频通话,她都会说“一切都好”,让我们别担心。我和妻子起初都很担心,直到见女儿眉眼间多了几分从容与成熟,才渐渐放下心来。

现在的联系方式比过去方便,通过一部智能手机,就可以随时视频聊天,这无形中也缩短了我们与女儿的距离。这几个月中,我们与女儿每天都会通过微信聊上几句,从她的专业课学习,到社团里发生的趣事;从食堂的饭菜合不合口味,到宿舍里的室友相处;从所在城市的风土人情,到校园里的一草一木,没有我们不聊的话题。不知不觉间,我们一家三口的交流,比在家时多了,关系也变得更亲密。

只是从出生到上高中,女儿都不曾离开我们太久。即使是她上高中时需要住



女儿回来了

□寇俊杰

昨天,女儿回来了,上一次见面还是今年九月初,这是她第一次长时间离开家,一个人在外地求学。虽然心里很不舍,也盼着能快些与女儿见面,但秉持着“鸟儿大了,总要展翅高飞”的想法,我和妻子一直没有主动提过让她提前回来,只让她安心学习,好好适应大学生活。所以一直到放假,我们才盼来女儿的归程。

女儿是让人省心的孩子,从小到大,很少让我们操过心。学习上,她从不用我们催,放学回家就会认真写作业,遇到难题自己琢磨,实在不懂才来问我们;生活上,她很早就学会自己收拾书包、整理房间,平时还经常帮忙做家务。十九年的时光,好像一眨眼便过去了,等我们回过神来,想着该多为她做点什么时,她已经长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姑娘,也不需要我们事事操心、时时叮嘱了。

只是从出生到上高中,女儿都不曾离开我们太久。即使是她上高中时需要住

不过知道女儿要回来了,我和妻子还是有些坐不住,提前几天就开始忙活。妻子把女儿的被褥、玩偶都抱到阳台上晾晒,还给她的床换上新的床单被罩。我则认真研究“菜单”,琢磨该准备哪些食材,不时就往菜市场跑,想着等她回来,要多做些她爱吃的菜。

虽然天天视频通话,可女儿回来的这天,我和妻子的心情仍然激动得不行。出发前,我们一遍遍在微信里叮嘱她:“路上注意安全,看好行李。”女儿上车后,我们又隔一会儿就问:“到哪了?”“剩下几站?”我还忍不住打开手机上的地图软件,估算着女儿到家的时间。

终于,女儿打来电话,声音里带着笑意:“我下车了,一会儿就到家啦!”即使她反复交代我们别出门等,我和妻子挂了电话,还是套上外套,快步走到小区门口。在寒风中等了快半个小时,那个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眼前,还是扎着马尾的可爱模

样,只是身形瘦了一点。

那一刻,我的心里五味杂陈,有欣慰,也有心疼,更多的是久别重逢的喜悦。妻子拉着女儿的手,开心地反复念叨:“可算回来了!”女儿还像小时候那样,一边搂着她母亲的胳膊,一边撒娇道:“我好想你们啊。”我站在一旁看着母女俩相拥,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,最后只能说了一句:“回来就好。”本来在心里准备了好多话,想问问她在学校吃得好不好?睡得香不香?学习累不累?可真见了面,我又觉得说什么都不重要了,只要她平安回来就好了。

进了家门,女儿把行李箱往墙角一放,就径直走到餐桌旁,一看见满桌的菜,立马开心地欢呼:“都是我爱吃的!”看着她雀跃的样子,我感觉心里那些没问出口的牵挂,忽然就都落了地。没有刻意的寒暄,只是一家人围坐一桌,吃着热饭,聊着家常,这份简单的相聚,胜过千言万语,也是身为父母的我们心里最踏实的幸福。

古诗词里的“谐音双关”

●柳→留

出自唐·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因为“柳”的读音近似“留”,诗中描写折柳枝相赠的场景,借此寄托“请留步”的不舍之情。

●晴→情

出自唐·刘禹锡《竹枝词二首》: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表面写天气阴晴不定,实则用“晴”的谐音“情”,表达“说是无情却又有情”的深意。

●丝→思

出自唐·李白《春思》:“燕草如碧丝,秦桑低绿枝。”既描写春草细如丝线,也以“丝”的同音“思”,意指女子的相思如丝般绵长,缠绕着远方的爱人。

●烛→嘱

出自唐·温庭筠《新添声杨柳枝词二首》:“井底点灯深烛伊,共郎长行莫围棋。”字面上写幽幽灯影,实际用“烛”指代“嘱”,表达“不要失约”的叮嘱。

●莲→怜

出自南北朝·南朝乐府《子夜歌》:“雾露隐芙蓉,见莲不分明。”表面写的是看不清莲花,实际借“莲”的谐音“怜”,表达看不清心上人的心意的忐忑。



心的“内存”有限,要常删除一些难过,才能保存更多快乐。



冬日进山

□姚雅丽

寒冬,梦被冷风绞碎,云在低空盘旋,风呜咽着,但山林里的景象不衰败,依然可以充当承载梦的舞台。我和闺蜜米亚都爱做梦,当现实中的梦无以为继时,便想起了那片山林。

年少时,我们就喜欢一整天待在山林里,即使无所事事,也心满意足。春天,杜鹃花红遍了整个山冈,松柏吐翠,溪流轻唱,草木葱茏,我们窝了一冬的心也随之轻盈起来;夏天,相思树细长的叶片密密匝匝,一串串黄花浓郁的香味令人陶醉,甜得发醉的龙眼、荔枝,充满了俗世的蓬勃和欢欣;秋天,紫红紫红的冬妮子像一个个小小的酒坛子,你随手摘几个,塞在嘴里,甜蜜涌上心头,让人顿时便与万事万物和解了。山路旁野生的余柑好像一颗颗小翡翠,很是诱人,咬开一颗,却酸得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往下掉,你只得耐心地等着苦涩褪去,盼着回甘快些氤氲上来。

大寒时节,山里的寒气变重了,即使无法在林间逗留太久,我们也不想过早下山。于是米亚开着越野车,载着我在山里兜风,时而停车,打开车窗,吹吹风,或下车散步,看看流云,听听草木的私语。

冬天的山林,许多树木仍然披着一身绿装,也有姹紫嫣红在视线里流转。木芙蓉满树都是粉色的花瓣儿,丝般轻软、丝滑,宛若一段浪漫的邂逅。三角梅一簇簇燃烧着,骤然点亮整个天空。菊花黄的似金,白的胜雪,紫的如霞,灿然多姿又妖娆明媚。丝丝冷风拂过,我们踩在积得厚厚的落叶上,脚下“吱呀吱呀”的响声,如同黄昏的海岸边喋喋不休的涛声。我有一肚子的话想说,却不知哪棵树有耐心听,也不知哪朵花适于娇情地表白。我欲语还休,欲走还留,最后只得揣着满心惆怅离去。

不过缄默的山依旧善解人意,它时而派风吹送来山梨子的清甜、野柿子的酸涩,时而扬起我们的衣襟和长发。偶尔,风还像变戏法似的,变出湛蓝如洗的天空、玉洁冰清的流水、热情绚烂的花儿,如同煞费苦心地讨好我们,毕竟我们也没嫌弃它。

山坡上,一大片矮矮的芦柑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,不甚粗壮的枝条不堪重负,低低地垂了下来,仿佛在向大地喃喃倾诉。大地是否听懂它们的话语,却无人知晓。我们走着,笑着,迎面的柑橘香气在风里飘来荡去,似在炫耀,又像在呼唤。抬眼望向澄澈透亮的天空,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,不知所向,仿佛随时可能踩空,坠入虚幻里,连同那些终日劳心费力的人和事,都模糊得无从想起任何细节。

此时离春天有些距离,身心的复苏也需耐心等待,好在我们遇到了这一片山林,它无言地守候着,等着安抚那些在都市里奔波、疲惫的孩子们。于是我倚着一株老橡树,慢慢闭上眼睛,静静聆听山风簌簌,想象在这里种蔬果、养鸡鸭,每日煮茶、读书、写字,活得逍遥自在。

终于,温暖的日光散尽,我们站起身,上车,挥别山林,再次回归不远处的灯火阑珊。



“谐音双关”

●柳→留

出自唐·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:“渭城朝雨浥轻尘,客舍青青柳色新。”因为“柳”的读音近似“留”,诗中描写折柳枝相赠的场景,借此寄托“请留步”的不舍之情。

●晴→情

出自唐·刘禹锡《竹枝词二首》:“东边日出西边雨,道是无晴却有晴。”表面写天气阴晴不定,实则用“晴”的谐音“情”,表达“说是无情却又有情”的深意。

●丝→思

出自唐·李白《春思》:“燕草如碧丝,秦桑低绿枝。”既描写春草细如丝线,也以“丝”的同音“思”,意指女子的相思如丝般绵长,缠绕着远方的爱人。

●烛→嘱

出自唐·温庭筠《新添声杨柳枝词二首》:“井底点灯深烛伊,共郎长行莫围棋。”字面上写幽幽灯影,实际用“烛”指代“嘱”,表达“不要失约”的叮嘱。

●莲→怜